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說苑

一之六

六十五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劉向撰序言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雜事
除去與新序複重者其餘淺薄中義理別集以爲一家後令以
類相從更以造新事凡二十篇七百二十四章彌曰新苑中法志列向
所序六十七篇謂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今本南豐曾鞏序言
崇文總目存者五篇後士大夫得十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未知即當時
篇章否新苑名亦不同

說苑新叙序

說苑二十卷新叙十卷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所撰
宋集賢校理曾鞏之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說苑譏
子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建言
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至論新序則以爲
秦漢絕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
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
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奪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
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子政今考其書自說易而外



三
讀本記

其於精微之際蓋不數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
定也。金之在鎔其爲鍾鏞爲鼎彝尊壺皆是也。及其
既有成器則鍾鏞之不可使爲鼎彝尊壺鼎彝尊壺
之不可使爲鍾鏞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
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將必爲天下裂。
子思談道最爲精微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
言者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適至是則止。

耳。苟鳶而必求其所以戾于天則鳶者始膠膠然亂
於上矣。苟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膠膠
然亂于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其自序以爲功者惟
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
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以言之長者道
之所以裂也。下是而言道者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然
猶泥於襍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侯。至魏晉斷滅於
虛無盡矣。卽輩之所推獨稱楊雄。然雄之所陳有曰
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有折衷以

聖人之論其亦真能純於道德之美者非邪宋元豐間館閣諸名士一日其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犯分呂晦叔曰同姓之卿歟衆以爲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信纔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猶拳拳於存君興國君子以爲忠夫以子政爲有非者然則屈原亦有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王鳳方用事專顯皆擅國士大夫一失其旨意卽斥逐誅死不旋踵子政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乃

至亡國弑君皆尋常患難時朋及兄弟所不忍容子政獨斷斷於天子之前不少休有不啻批其逆鱗者是亦豈枉已者之爲使肯枉已則子政以彼其才稍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顧不出彼廼與其所謂三獨夫者終始相結托則不用困抑以死若此者鞏獨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王之澤未泯士君子之言語行事皆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之旨率不爲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屈不韋諸人雖有論撰又雜以名法縱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

成學治古文者欲攷見三代放失舊聞惟子政之書
時爲雅馴今讀說苑二十篇自君道臣術而不卽繼
以建本極於修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
之道又豈後代俗傳所得窺其旨要哉余因刻說苑
新序二書懼學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自於天
下廼爲之辯著如此云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
俊撰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
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爲二十
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
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
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
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
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爲無好學者而

同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問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

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爲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藉臣曾鞏上

永樂不說上者
劉向二字

說苑目錄

卷一

君道

卷二

臣術

卷三

建本

卷四

立節

卷五

貴德

卷六

復恩

卷七

政理

卷八

尊賢

卷九

正諫

卷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辯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
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
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
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人以類相從一

直齋書錄解題
引此後人作後令

學六行以永樂
本補

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永樂丙申孟春
西園精舍新刊

說苑卷一

漢 沛郡劉向著 鍾人傑閱

君道第一

下同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

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撝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

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

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
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
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
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
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
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

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
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
見君子憂心愴愴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說詩
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
惟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
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罔
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廩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

其所歸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灋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

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

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曰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

當竟之永樂本

永樂本主道作
王道下同

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爲司徒
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
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陂禽堯體力便巧
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
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
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
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
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在人然後

尊
勞

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
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
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
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
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
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
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
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
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

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

言一
卷一
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莞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旣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

薄

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訛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夫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逆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甯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

永樂本夫子作
大夫

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何奴驅馳橫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

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

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彊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

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
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
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
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
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
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
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
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

永樂本其罪作有

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
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
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
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
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
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
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
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

言及
一
十一
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藜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

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

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神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

言方
卷一
十三
字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永樂本天作夫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

永樂本驛作駟

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

於釋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

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母以

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樂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樂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樂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樂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樂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傅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樂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畠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畠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畠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旋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

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遊於萇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涵汰而不收怨罪重

永樂太子作予

收洪

比

上

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

反

誦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誦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友晏子之義而順誦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

予

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旣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開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脰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

永樂本親也作親之

永樂本說上有劉向二字卷下有第字

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一終

說苑卷二

臣術第二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

以禮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

容

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

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

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
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
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
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
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
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
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
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

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叅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叅
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叅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叅大夫
也故叅而有叅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
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
筦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
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
然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
筦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

言及
卷二
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

主
傳
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于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王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

也。翟黃進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鳴夷子皮曰：有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程本有作侍
永樂本同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簞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轡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

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宜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

墨而於齊足矣。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

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

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畱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

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燕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

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
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
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
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
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
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
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

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
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
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
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
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
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
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
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
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
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
軫之車而駕騶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
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
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
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
裘棧軫之車而駕騶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
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
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

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
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
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
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
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
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騶馬以
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
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
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

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
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
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
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
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
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
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
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

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
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鵠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
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
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
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
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
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
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與疆矯君君雖不安不

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
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
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
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
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
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
近之致敏以遜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

君

家出不見其寵尹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
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
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
國之謾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子路
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子人一
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
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

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二終

說苑卷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

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
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
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
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
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
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
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
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

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
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
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
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入之道莫大乎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
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
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
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
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

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

其本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

仰

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筮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

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寢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

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
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
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
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
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
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
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

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
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
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
行濟濟翼翼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
人之幼穉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
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
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
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

賄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徜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跡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其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

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僻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

校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鏡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情學多聞何謂

易行一性止滯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
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
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
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
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
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
學乎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
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
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
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
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
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
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
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平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至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劔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斲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

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壻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木淺根垓不深未必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

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益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貴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費天桓公仰而視天

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傳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

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䟽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酒器

程本酒作飲

說苑卷三終

說苑卷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緇袍未得完糲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

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淑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

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燭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

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
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
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
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
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
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
衣弊衣以耕簪君使人往致邑焉以請以此修衣曾
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

爲

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
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
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緼袍無
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
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
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
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
我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

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
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
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
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
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
其義也。今第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
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
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
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
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
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
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
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
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
之。人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
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
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

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傳太子申生公立驪姬
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
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
傳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
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
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
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

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
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
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
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
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
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
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

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挾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

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

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

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

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旣

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

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

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

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

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

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

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飭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

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
墨侯重杖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
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
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
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
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
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
闔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陽
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隅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
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
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
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
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
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
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
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
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

曰齊王有臣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
引甲而歸齊王莖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
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
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
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母死子囊
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
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
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

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
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
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
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
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
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
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
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

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畢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盼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盼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瞶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

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賁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歆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歆之故已而使人謂歆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歆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歆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歆布衣義猶不肯齊向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在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昔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

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
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第四終

說苑卷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
者則求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
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
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
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

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惻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

不治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

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
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
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
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
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
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
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
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
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
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
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
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
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
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
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冢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甯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甯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醵醵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醵醵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醵醵弱故反之其

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觀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

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傭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傭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卽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

刑其詞曰陛下初卽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
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
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
昔秦之時滅文學奸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
正言謂之誹謗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
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
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
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
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
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
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
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
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
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節誣詞以示
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煉
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

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
爲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
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爲吏期不
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
謂一尚存也臣聞鳥鵲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
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
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
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
興於世福履和樂其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
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與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
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
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
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
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
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卻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等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旣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

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
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
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
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
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
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
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
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
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
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
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
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
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
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寃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寃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堯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

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筦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筦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闕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闕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

失

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
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
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
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聞者皆自以
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
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
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
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
則辱莫大焉人之有聞何哉此之狂惑疾病乎則不
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聞誠愚惑夫道者也
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聞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
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
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
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
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縣其子示
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遣

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
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
獵得麀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
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
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
孫曰夫以一麀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
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
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
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
我不爲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
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
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
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
曰不敢與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
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
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文化己巳二月九日與市野後卿對讀
程榮校本至此卷

說苑卷第五終

說苑卷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縣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蜃，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蜚蜚，巨虛也，食得

甘草必齧以遺蚩蚩巨虛蚩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
蜚以走蜚非性之愛蚩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
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蜚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
夫禽獸昆蟲猶知此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
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
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
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
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

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
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
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
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
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
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
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
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

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流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
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
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
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
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
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
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
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
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八國至於河令棄邊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
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
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
反國乎對曰邊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
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土
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
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
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
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

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已力。不亦誣乎。
文公卽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
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
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
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
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
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
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
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
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
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
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
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
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
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
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
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

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卽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旣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

言
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卽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
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
百數婦妾荷綺縠厨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
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
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
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土方其危苦
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
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
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
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
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
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
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
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
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
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

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
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
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
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
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
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
死不疑如是對曰臣嘗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
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
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
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宣孟
止車爲之下食自含而餽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
問爾何爲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
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飧脯二朐再拜
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
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
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
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

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請爲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闔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于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賄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也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公見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

親君何患乃以刀決脹率徒卒道出令皆去益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偽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癘吞

問

漿

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
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
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
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
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
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
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
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
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
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
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
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
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
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
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
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

是

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至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足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

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脇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

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
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
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
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
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
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
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
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

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
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
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
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
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
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
笑而不應王後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
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

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濇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

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

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不勝，及卽位，

乃掘而刖之，而使歆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鞭扶織，織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殺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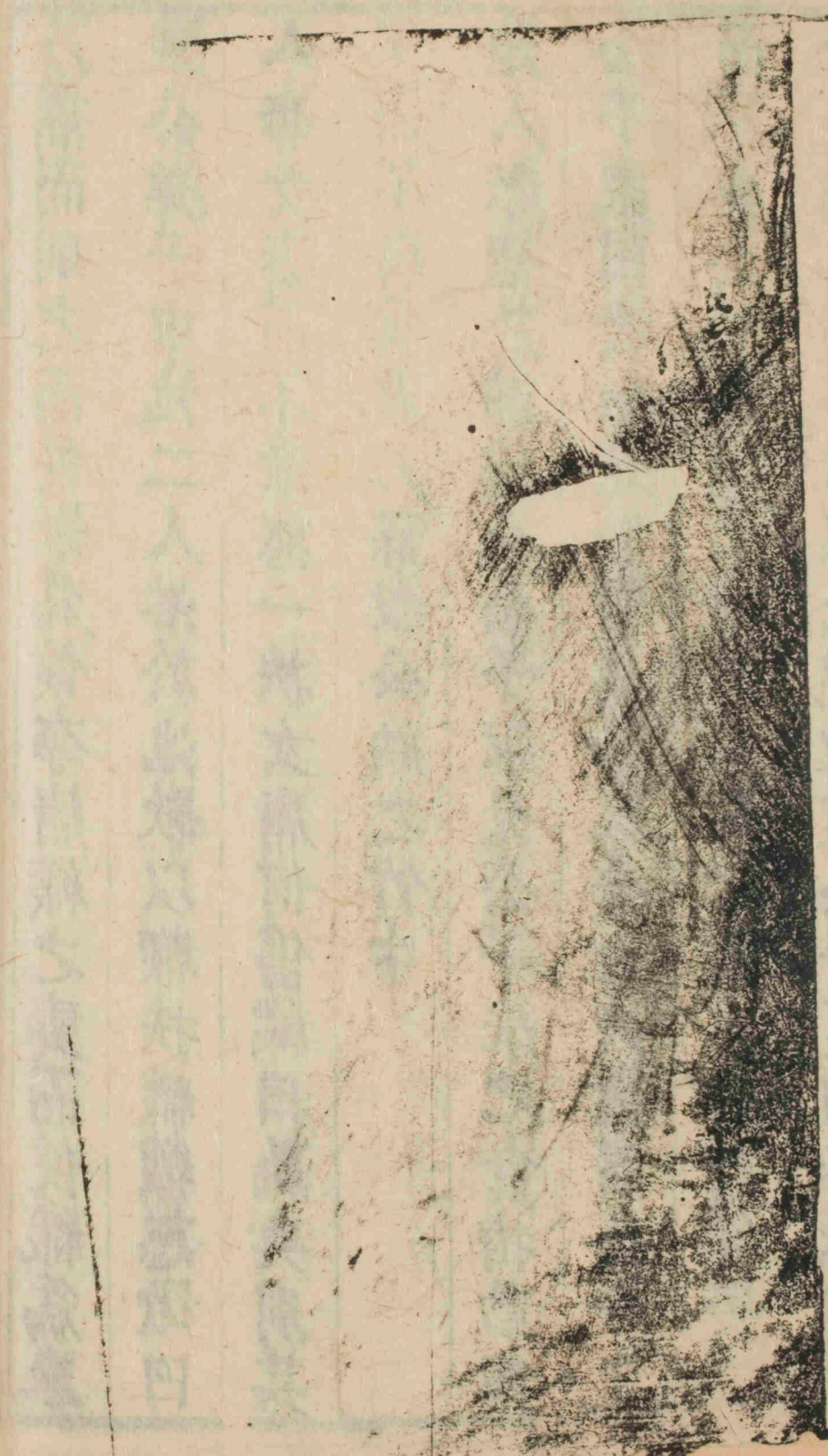
青淵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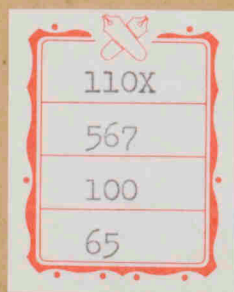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言友
一ノ夕ノ
也有漸以至焉





110X

567

100

65